

《行政》雜誌與歷史責任

何思靈*

澳門正從本世紀邁向公元二千年的這個歷史時刻，可說是一處頗具吸引研究社會及政治的地方。

為了打開了解現狀的“潘多拉盒子”，我們必須提高對舊聞舊事的興趣：經過英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香港現已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並且嘗試踏出自治的第一步；具有葡萄牙人淵源的澳門土生葡人社會將會證明他們也具有能力去適應政治環境所引起的轉變；在大部分的中國居民中，一部分中國居民對其政治前途漠不關心，而另一部分中國居民則對澳門懷有一份歸屬感，並在不久就要肩負起這個地方的管治責任；葡萄牙政府要盡力讓這個家“井井有條”，力求豎立具有澳門的歷史及文化特色的支柱。

近一百五十年以來所發生的大事形成了本地區的社會及政治現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至四一年）帶來香港的開埠；阿馬留（一八四六至四九年）的中央集權政治確立了葡萄牙的權力；外國勢力強行進入天朝境內帶來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藉着打擊鴉片走私獲得了中國正式承認葡萄牙對澳門的權力；一八八七年簽訂的確認本地區政治地位的條約至今仍大致生效；薩拉查的長期獨裁政府禁閉了自由的風氣，並強制推行以“國事不容爭論”為原則的制度；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中國人卑躬屈膝的歲月，並在激進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下，建立起一個新中國；一九七四年“四月革命”的來臨開闢了有關澳門前途的協商道路；根據一九八七年（“一八八七年條約”之後的一百年）所簽訂的《中葡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隨着這個重要條約的簽訂，便展開了由葡萄牙作為澳門的行政勢力所負責的最後一個階段的過渡期。

正因如此，現行的行政架構必須配合實際和既定權力移交的情況。

《行政》雜誌創刊的主要目的就是關注澳門這個獨特地區所擔當的角色、聽取有關政府工作的意見、向讀者提供有關政府政策的指引，提出意見、討論、批評和

* 研究員、本雜誌執行社長

辯論，並且以亞太地區各地的制度與現行制度相比較。從廣義上說，《行政》雜誌是記錄了政府在過渡期中的工作和發展。

《行政》雜誌在過去十年的歷程證明了它的努力和成果。

在過去三十九期中，《行政》雜誌都以中葡兩種文字分析歷史、語言、文化、人員培訓、行政改革、法律、基本建設、環境及衛生等方面的話題。

由於難以把往事全部重整，而重整又要依靠研究者所使用的“工具”以及運用這些“工具”的方式，所以，歷史是“一門弄不清的學問”（葉士朋）。

但是，依我們所見，《行政》雜誌是一本既實用又具價值的“工具”，數百頁紙的期刊滿載深入的辯論、意見和改革提議。

然而，作為文獻的來源，它的地位向來舉足輕重。而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它同樣是前所未有和不可多得的：澳門正從一個自由的政治及經濟的制度逐步過渡到另一個以“一國兩制”為原則的制度。

由此可見，《行政》雜誌深具素質。對想認識和了解澳葡政府近年發展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分析員來說，《行政》雜誌是必不可少的參考文獻。